



服部文庫
117
354
5



117
354
5

呂氏春秋第十六卷

高氏訓解

明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先識覽第四

先識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

傳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地從

於城城不下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賢父處邪

杖策而去邑乎岐周邠人禪負而隨之故曰民從賢也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

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

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得化耳故曰得其要

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

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

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

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亡也

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

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

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妲己為

政賞罰無方方道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折其胞

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豐鎬也晉太

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

圖法歸周

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

而道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死焉

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

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

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

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為也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

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

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

晉果亡屠黍居周三年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

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

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

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

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晝日康樂歌謠好悲康安也安淫酒

之樂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風化也臣故

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

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

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得者也

史麟趙駢以為諫臣二人直人去苛令三十九物事物以告

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其尚尚也曰臣聞之國之

與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也國之亡也天遺一作

予之亂人與善護之士諛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

乃分為二下棺置地中謂之肆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重也

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一作來咽害及其身以

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

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

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

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

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

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辜必

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

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利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民於燕不能自衛而衆破亡故曰造其所以也

觀世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也

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雖幸而有未必知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也未必知其為賢也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亡囚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封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

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剗剗不得休息而後進者者進而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故欲求有升用也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

使不待禮而令使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大夫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晏子曰諱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一作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觀行者不譏

辭欲觀人之至行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

棄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敬

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

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

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休道人也著書容有言之於

鄭子陽者子陽鄭相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

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

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

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

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一作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

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

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果誅因受人之養而不死

國人逐術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逆也子列

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

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

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

知接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瞋則與不見同同一其

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瞑士未嘗照故未

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無由接而言見詭詭讀誣

億不詳審也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智也其

所能接所不能接異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

達於明見未萌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

之前故曰接遠近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

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戎人見瀑布者

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指麻而示

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

貌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

謀以存將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一作

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悖若此則國

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而自知弗智則不

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

亡身滅不自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

矣病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

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

輸焉所知使君行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

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近也公曰易牙烹其

子以慊寡人慊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

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

於公又曰堅刁自宮以近寡人官害陰為奄人猶尚可疑耶

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病魂下人

也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

守守題題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

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感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

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曰謹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

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

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

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

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矯公命為一

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

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與公公曰何

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口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

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

無使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二

十社凡千家公慨焉歎涕出日嗟乎聖人之所見豈

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

袂而絕乎壽宮蒙冑也袂衣袖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公寢堂也蟲流出於戶

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

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輕易無由接見也無由接

固却其忠言接知也却不用也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

牙常之至衛公于啓方之屬也

悔過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是日尋是何也不

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精

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范蠡流乎江越

王勾踐滅吳雪會稽之耻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

不鳴鐘鼓密聲曰襲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

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趨與

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

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

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也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重

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

孟明視也皆蹇

孟明視也皆蹇

孟明視也皆蹇

也叔子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殽也池縣西崑塞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

尸女之易識之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

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

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

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師行過周城所謂王

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西周襄王時也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微

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

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

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

右之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回建者兵超

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

也不下車為天子禮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

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

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稱君命曰矯

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

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

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

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

東邊候晉一作瞻注亦同之道候視也晉國也過是以迷惑陷入

一一作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
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
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
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曰
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
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
不吊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
擊可大疆疆霸也一作若是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
而許之先軫過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
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哭也以說於衆曰天不為秦

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

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智

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過而言不可不信師

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

者從蹇叔故不至之為害大矣師敗帥執

樂成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

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

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也而可以

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

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麇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投棄孔子無

罪尤也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邁子產也

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

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不冠而

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

謂也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

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

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

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訛仲尼子產也時二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

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能也

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為也雖此今世

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

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

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

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賢主所以為事也謗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

曰聽無事治也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為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

還及報文侯報白也有貴一作責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

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

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將軍還走

說將軍還走

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中山之取謂樂羊不敢取

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矣何乃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况於中主耶中主

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中庸之主不能無為故不可與為無為也凡舉無易一作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

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

立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讐也越王句踐破吳於五湖故曰能報其讐也以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此又况於以疆大乎湯武

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差為之前馬故稱小弱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

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之子也祝願也史起

與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賢臣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

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讒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寡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

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

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

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
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史起敬諾
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
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
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
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
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今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
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
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
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

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
必由啍啍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啍啍之中不可
不味也中主以之啍啍也止善賢主以之啍啍也立

功

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
王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為四世
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
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察微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

有水曰谿無水曰谿

若白

聖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
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

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猶

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武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作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故治亂存亡

其始若秋毫喻微細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

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

於行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

謂此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勸德此之謂也孔子見之以

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

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

反攻之及更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吳楚以此大隆

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光夷格鬪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

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又反伐郢復

惟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

也郢楚國都也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鷄父之戰凡持

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

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

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三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

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羊

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明

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今日

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

元虜為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

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傳曰羊斟非

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此之謂也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已然

後可也古之良將人遺之單驪輸之於川與士卒從

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大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

介其鷄介甲也作小季氏為之金距以利鐵作鏃季

氏之鷄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一一作

之宅平子名意知悼子純之子郈昭伯怒傷之於昭

公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曰禘於襄公

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
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
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
辨別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
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
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
同惡昭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

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者四十八季氏之舞
人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

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也乃使郈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

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

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

辨別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

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

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

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

卒猶遠不斃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

去宥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

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

之親一作視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

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疆也少主惠王也王因

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

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

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

慤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慤誠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

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

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

罪殺不辜群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

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

與智皆衰耶皆俱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

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為昭釐也昭釐

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佐

王制法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人也一言

而今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

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

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

曰而惡壅却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

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度法也鄰父有與

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

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

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為也夫請

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

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間曰人皆在焉子攫

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
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
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
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一作其天矣天
也

正名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
不可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
之也不是者而是之也不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
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說也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

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

喻明悖惑

足以知物之情入之所

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

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

不肖也

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

不為善而從

一作

邪辟使人從邪辟自

謂善故所謂可從悖逆也

可從者乃悖逆之道也

是刑名異充

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

不肖者賢者邪辟者

善之悖逆者可之也

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

言亂亡立至無所復待也

齊潛

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

齊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為宣王

王宣王之子也言知嘗敬義士不能知其所行徒謂之士也

故尹文問其故

問所以為

士之故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王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

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王丹豈非以自讎邪王

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潛王讎其讎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潛王無道齒殺之而擢

其筋懸之於東廟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終日以自斃者也

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

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

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

王曰此真所謂士已一作矣尹文曰王得若人肯用一作

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

廟一作廣朝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否

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為臣矣

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

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

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

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

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

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

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

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

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

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

敢闢者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闢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以霸管子輔繼篡國之冒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呂氏春秋第十六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七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徐益孫

張邦瑩校

審分覽第五

審分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

主謂君也分謂仁義禮律殺生

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

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

息滅也惡氣苛

疾無自至

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

夫治身與治國一

理之術也

身治則國治故曰一理之術也

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

所匿其力也

作爲也遲徐也遲用其力而不勤也

分地則速無所匿遲

也

分地獨也速疾也獲稼穡則入已分而有之各自欲得疾成無藏匿無舒遲也

主亦有地

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主無

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自欲容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凡為

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

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一作

臣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為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

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好自治人臣之所官事亦如之夫人主亦有

居車無去車去猶釋也去去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諛讀去就之去

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偷也堅窮廉直堅

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騫矣畢盡也人主之車所以乘物

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之易也不知乘物而

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以用也若此

則百官恫擾恫動也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移在

家門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風化王良之所

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

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也有道之主其所

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

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

無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

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雍

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役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慎也

故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治壅塞之任不

猶惡濕而居下也故曰惡壅而愈塞也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

在臣下在於人主無壅塞故曰在於人主堯舜之臣

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其術桀紂之

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厲王周宣王之父幽王周

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不辜曰厲壅過不達曰幽皆惡謚也今有人於此求

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未必不得矣失其名故而

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

司也萬物一作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

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一作悅以

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克實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汙以

穢之德隨潔白之蹤里諺所謂任以公法而處以貪

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將行罷怯以充

枉與上賣馬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勇敢之用故等

窮之似藁本蛇床之類薇蕪碧盧之亂美玉非倚頓

不能別也闇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壅

蔽二世以鹿為馬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

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

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頽益黑顧求

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此牛名馬故至治之務在於

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

之主主猶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知而不為

雖知與之不與和而不矜和則成矣成而不處處居

為名其功也

子曰功成而弗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不

制於物無肯為使也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

止也不制物者不為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若清靜

以公正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下也

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行此之謂定性於大湫性

也大湫猶大寶命之曰無有無有無形也道無形無言得道也故得道忘人

乃大得人也夫非其道也得道澹然得無所思慮故

以人得人也夫非道也亦在其人也不知德忘知乃

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自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仰

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人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

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曰

明之也望遠者近故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亦

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大明者垂拱無

治小事也假攝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夫其不

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

假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假攝者務濟

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

人也周公流言之謗魯隱有鐘巫之難故曰夫其

不全也推其本情但管蔡傾邪不達聖人之旨是故

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

也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

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澤被天

下而莫知其所自姓自姓始首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也有但能好慕則幾矣

君守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正安正法天之寧安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正主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以仁義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

道因人之知以知之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恃以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闕矣闕短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陽敗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也不出戶庭而知故曰所以出之不為而有所成與為無異故曰所以為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召致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為寒寒暑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說與昊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其職故也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言為當也是以知其言之狂

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以狂言而自得所若

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

君而在於臣待臣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

則有不備矣物不可悉識備識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

備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

為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轆軸各自有材夫國豈特

為車哉特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

車也方道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一者道也唯有

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元王

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第

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

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

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

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

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

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

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傲射其獸走與故思慮自

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智差自下也差過也用智

欲以自奮能自歿奮疆也夏桀疆其能以其有處自

狂也故至神道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

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此則姦邪之情

得得猶知也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入而見

也用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因

也順人主好以已為已所好情所欲則為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

主之為矣從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

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之志也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

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

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為夏車正封

薛于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后稷作稼后君稷官也烈山氏

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菜以為稷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

服昆吾作陶昆吾顓頊之後吳回黎之孫陸終之子已姓也為夏伯制作陶冶埏埴為器

夏鮪作城鮪禹父也築作城郭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然合其宜也

而非主一作至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

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任數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一作為示能以能暴示衆以好唱自奮

奮奮人臣以不爭持位孝經云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聽

從取容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匡

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無有是臣得後

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代有司為有司君不君臣

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君臣不定不臣故不

定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五音目雖見不可以視以視

五色心雖知不可以舉舉取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

意傾邪故曰凡耳之聞也藉於靜藉假也靜無聲乃

目之見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以見物心之知也藉

於理去物斷義非理不決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

廢矣三官耳目心不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

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

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雖知就

不知仁義與就利害避害之本也去其本而求馳騁而

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田獵也田獵禽獸

本者弗為也故曰不至則不知則不信言不知

信備仁義無欲為可無骨者不可令知冰亡國之主

暴施仁惠若無骨之蟲春生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

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

行其理為可道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

昭釐蓋也晉宣子趙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

景侯處徙陽程昭釐侯令官更之以下小使官官以

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

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

其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人昭釐侯之相曰何以知其聾以其

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

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

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

亂任用也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

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

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固必十里之間而耳

不能聞惟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

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南撫多顛南極之國西服壽靡西極之國

之國靡亦作麻北懷儋耳北極之國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

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

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

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

紀一作治亂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

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

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

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賢愈得知有司請事於齊

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

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習近習所親臣也

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
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况於得道術乎孔子
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斟
無粒可食故
曰不斟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
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選間
頃史謁孔子而進食
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
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
攫而飯之煤室煙塵之煤
也入猶墜也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
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
可信心憶
妄不
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記識故知非難也孔子

之所以知人難也

勿躬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上故李子曰非
狗則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
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
似兔化而為狗也其臣蔽之人時禁之
人時有
止之者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
者也精
甚被篲日用而不藏於篋被篲賤物也日用掃
除故不藏於篋喻人
君好治人臣之
職與被篲何異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
職則志衰
也舉動作臣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
自見蒙闇也代臣作趨走力役之事則心倦衰暗
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容
作慮

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
 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
 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曰乘雅一作持作駕寒衰作御
 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筮著此二
 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
 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
在上官使人人任其事也故盡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
也任其人得其能所以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
謂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
 也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

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也月能燭之而無所窮屈昭乎
 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
 所屈而意不可障太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精通
 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
 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治謂天子也反本黔首畢樂其志
 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無莫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
 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也管
 子復於桓公復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
 臣不若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甯戚登降辭讓進退閑
 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

以親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

諸侯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

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輪間曰軌鼓之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

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呂佐王平邦國也決獄折中不

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大理治獄

官君若欲治國疆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

吾在此桓公口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

受管子之令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

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

况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

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

帝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

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

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

官慎一作順職而莫敢愉縱愉解縱緩人事其事以克其名

上事治也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知度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

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

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

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

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

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為淫學賢不肖各反其質反

質其行情不雕其素素授也本性純樸不蒙厚純樸

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

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

度之議者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此二者審則

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

愛惡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以聽有用

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

也致相與植法則也植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

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偽

詐之曹遠矣曹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

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

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故子華子曰厚而

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也正性是喜群衆不周

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

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

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

卷之三
三

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

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巧智者詔矣

詔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益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

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以未無不知應無

不請其道固窮必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

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是之

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因循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

道以奈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為貴

奈何為實也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燭照舜曰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

陽竒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

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

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以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故襄

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

之矣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是耳目人終無已

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

畢力畢盡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肖不能為霸王之非尚遠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釣者即虜即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為社稷功名之道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文一作加而知人數矣訾相也丈尺而知用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管夷吾百里奚聽任一作而天下知齊秦之霸周之與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

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馭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當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乎

慎勢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人信之故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恃有國故危也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螻蟻食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也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通不

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

周禮象胥古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

曰羈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

也狄鞮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 國千里 擇國之

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

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

若少 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

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 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

威衆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

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與天下同之也 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養兆民天下號之曰神農 王者之封

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 近國大遠國小疆幹弱枝 海上有十里

之諸侯 海上四海之上言遠也十里小國 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

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 一作也家室也王者所以

以天下為國 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 滕費小故勞也鄒魯大故

逸也 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 倍日而馳以行其威易也 以齊楚則

舉而加綱旃而巳矣 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所用小國無大勞故曰而巳矣

彌大所欲彌易 濟用大使小欲盡 湯其無鄆武其無岐

賢雖十全不能成功 鄆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 湯

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况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

畜小吉以小畜大滅 滅亡也 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

凶逆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

乎槃孟銘篆著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

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世賢士之佐遇亂世

而王尚為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

彌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凡王也者

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

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受威立者其姦止

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

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

不能以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行其化

以易臣

奚何也

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

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

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

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

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

疑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

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

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法書四

十一篇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也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

未定者人欲望之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眾人乎屈竭積兔也

滿市行者不顧顧視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

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分上畫界各守

其封故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王父也圍宋在魯宣十五年康王

圍宋五月康王楚共王審之子莊王之孫也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聲王圍宋

十月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簡王之子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

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故曰以宋攻楚也

凡功之立也賢不肖疆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

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

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子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恒也宰予字子我臣恐其相攻

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可並也故願

去一人簡公曰非而汝一作細人所能識一作議也居無幾

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

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

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悔恨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

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不二

七日聽群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衆人之議人

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之謂也何以知

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

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

子列子貴虛

體道人也

陳駢貴齊

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一十五篇貴齊

齊死生等古今也

陽生貴已

輕天下而貴已

孟子曰陽子孫

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

臧貴勢

孫臧楚人為齊臣作謀

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

有金鼓所以一耳

金鐘也擊

金則退擊

也兒良作兵謀貴後

鼓則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

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

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

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

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一作空者其唯聖

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疆速貫習不足以

成也

執一

八曰天地陰陽不華而成萬物不同

華改也不同目區以別也

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

聲

清商濁宮

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

一者平正者主

軍必有將所

以一之也將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

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

閭者不一也

驪馬驪馬也

在中曰服在邊曰驪策

策也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

一楚王問為國於詹子

詹何

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

聞為國

身治國亂未之

有也故曰為身

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

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
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治為
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
月窮亦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
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
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
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
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
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
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合彭祖以壽三代

以昌

彭祖殷賢大夫治性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此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盛

五帝以昭神農以鴻

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神農

矣夫

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明鴻盛也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為楚將又相魏為西河太守商文蓋魏臣也商文曰何謂也吳

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

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

若如也曰今日置

質為臣其主安重

置猶委也

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

子謂吳起

曰士馬成列馬與

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

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

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

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史也與

猶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

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

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譖之於武侯故曰困於王錯傾造

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難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破齊於陵而

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王夫差於五湖齊勝於宋齊宣王伐宋而勝而不

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下其城七十二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

知長短羸絀之化邪 呂氏春秋第十七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八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審應覽第六

審應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

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也故言動欲後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

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行之

實也名德行之名也虛稱不可以為致則說者不敢

妄言其為名實不相當也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也孔思請

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子思伯魚之子也行

去之他也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

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

下之在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駭擾也去駭從不

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

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

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滅鄭

初兼其國昭侯哀侯之孫也故適使封鄭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

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

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

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

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

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魯為晉公所執於

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使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之魏王慙曰固非

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是舉

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

厚也厚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飾好其非遂成

其過魏昭王問於田訕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襄

也東宮世子也詩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

有是言不可田訕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昭王曰然則先

生聖于也于乎田訕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

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
誦未有功而王問誦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
王無以應田誦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
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田誦謂昭王有非其
有田誦不察也察知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襄子後七世
武靈王之子吳姬所
生事治也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
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今藺離石
人秦二縣拔趙自入於
秦也今屬西河而王縞素出一作縞素出
布總縞素出
總喪國
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言
王不兼愛也秦得

地而王出一作總
離石也齊亡地而王加膳置酒而
為權
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
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
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
能諧衛嗣君
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
薄疑
後也八世平侯之子也秦貶其號為君
薄疑其臣也故以重稅告之謂民為愚夫聚粟也將
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粟於
家與藏之於官
何擇擇
失也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得知猶
也其不
如在上也為官言不如其
在上上謂官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
如在民也為民言不
如在於民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

矣從聽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

知反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

族也為公子沓相說也見公子而戰戰懼也公子沓嘗言之曰申子說我而戰

為吾相也夫嘗毀也說我我說之也而戰懼毀申向

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

戰請問孰病哉孰誰也公子沓無以應應答也戰者不習

也不慣習見尊也使人戰者嚴駟也嚴尊也駟驕意者恭節而

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

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言以嚴駟者失則可也

重言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

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

殷人尊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在小乙

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

也卿大夫恐懼患之憂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

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也古之天子其

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

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削桐葉以

授叔虞周禮候執信圭七寸故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

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周

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

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

傳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已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虞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為晉侯

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此之謂也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輔正荆莊王立三年不

聽而好讒莊王楚繆王商臣之子旅也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

禁諫者今子諫何故禁止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

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施設也何不施讒言於不穀也對曰有

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

射之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

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

以覽民則也覽觀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

駭人冲至也駭驚也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

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

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訶之說也太宰喜之

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訶晉桓州犁之子州犁奔楚訶自楚之吳以為太宰

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莊王齊桓公與

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發行桓公怪之曰與

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

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譖日之役者有執蹶瘠而上視

者踰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

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

延引級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牙曰然也管

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

色也湫然清淨者袞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

兵革之色也矜嚴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堂上也艷然克

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吟吟開所言

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

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

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

桓公管仲唯善匿弗能隱矣匿藏也故聖人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

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耽學於無為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精論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

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

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蜓小蟲細腰終日玩之而不去

玩弄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居所取而來吾將玩之

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無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知周必病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窺猶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伯雪子得道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

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一作解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也同合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楚縣也楚僭稱王守縣大夫皆稱公子建為費無極所譖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庶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報父之仇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微言微言陰謀密事也孔子知之故不應之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喻微言若石沈沒水中人不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

嘗而知之淄澠齊之兩水名也易牙齊桓公識味臣也能別淄澠之味也白公曰然

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

者為可耳知言言仁言義言忠信仁義大白公弗得

也弗得不得行於民民欣而戴之則可用也言者謂之

屬也謂不仁不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

言去言去不仁不義之言至為無為至德之人為乃無為無

之所以死於法室末小也白公不能蹈無為遂行其

高率方城外舉攻白公九日而殺之法齊桓公合諸

侯合會也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

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

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疆有伐國

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

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

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

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

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

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

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

山陸渾

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驪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三塗為崇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事於洛與襄弘謂劉子容猛非祥也其伐戎平陸渾二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儆戎九月丁卯晉曷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吏先用牲于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自二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曆世也矣按傳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天子許之天子周景王子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容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周襄王特也襄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劉康公以世推之當為晉頃公其不得為襄王明矣劉康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

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襄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離謂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一本作巧辭成黨眾口熏天熏感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惑疑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

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无可無辨也辨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法故辨而不當理則偽也偽巧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涓水甚大鄭之富人
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

讒辨所以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車裂而死以世說辯反白為箕子商容以此窮紂之虐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以主不知故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云安危從此生矣此讒辨無理若鄧析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一作袴下同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一作因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譴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

子產治鄭
鄧析之

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者無能誅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顧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戾也擇猶異也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為從也魏王以為辯達約車十乘

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為橫以合關東從為未足復說欲連

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其有辯不若無辯

周鼎著倕而斲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倕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倕於鼎使自鑿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

淫辭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

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名遇會也約盟也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

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

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孫也

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

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士也論相易奪也龍言藏之三牙辯說也若

乘白馬禁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也孔穿不應少選辭而

出少選須臾明日孔穿朝朝見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昔昨日也其辯謂藏三牙之說也孔穿曰然幾能令

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近難成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說

本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

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秦之有相國今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今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

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孫龍滅去其三
牙多而偏不可均故難也藏去其二少而均故易

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析

言破律之刑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

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

公雖亡緇衣此實真一作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

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

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橫認路婦緇衣計其禪與紡以為便

非其理也言宋亂無法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

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何故不畏我唐鞅對

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

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

此則群臣畏矣君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

不若無對鞅今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是以殺唐鞅故曰唐鞅之對不若無對惠

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一作良人民人

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王相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獻之惠王惠王

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之後也惠王曰可行

耶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

今舉大木者前呼與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

善矣輿謗或作邪謗前人倡後人和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豈無鄭衛之音哉然

不若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說也不如呼與謗宜於舉大木也夫

國亦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衆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不屈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雖一作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猶尚也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惑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傳授惠子辭謝不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

以此聽寡人也聽從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於野將服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野野邑名也自拘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也惠王也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

難於魏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惠王幸享傳國之名惠子幸享以

不受之名以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為必誠也

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蝗蝻也食心曰螟食葉曰騰

今兖州謂蝗為騰諭王與惠子擅相禱受害於義者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

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

其害稼亦甚矣甚於蝗螟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

相應公謂匡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

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

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也表掇儀度使工女化而

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

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而能公也

何事比施於騰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當

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

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上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

勝用乃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大術之

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天下人笑之得舉書其諱惡乃請令周太

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更著其名各仲父之名也圍邯鄲三

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羸也國家空虛府藏也天下之

兵四至救邯鄲之兵從四方來至也衆庶誹謗怨望也諸侯不譽一作

舉皆道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惠其惡也

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舉大木前呼與謬後亦和之
豈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宜也嘗謝負於翟剪而從
其謀社稷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名寶散出

以賂隣國也土地為四方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

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

天下莫大焉賊幸而獨聽於魏也言惠子之言獨見

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匡章

之非惠子不亦可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疆疆

也力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

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徐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

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斂陷陷一作墀新婦曰

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家氏然有

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見其說我有大甚者惠

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

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

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

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

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

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甚

者

應言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

之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焦燥雞難臠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

所可用螭讀齧齒之也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而不可用

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

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

其甑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

螭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

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

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會之子也偃止也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

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

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

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

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

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

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

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是然如曰今王與

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

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

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
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
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
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卯割絳
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卯求司徒於
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卯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
臧為司徒無用卯臧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
詔起賈出遇孟卯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
賤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
公公謂卯孟卯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

為司徒孟卯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卯也
孟卯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
也以絳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之一作善牛也
使負牛持絳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卯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
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卯如身身是重臣也令二輕
臣也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令臣責今秦責臣卯雖賢固能乎言不能也
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卯為司徒凡人主之與其
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也錙錘兩也謂分絳安邑而得大官大官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給大官
人臣之所欲也孟卯令秦得其所欲田邑秦亦令孟

邛得其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疆猶不

能責無責又况於弱魏王之今乎孟邛為司徒以棄

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

臣也秦實未為帝也詐魏王言帝欲令魏王入朝也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

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

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

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身三論之與梁及身也

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

取也王曰甚甚善然乃輒輟行輒止不秦雖大勝於長

平三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十萬衆於長平故曰大勝也士民

倦糧食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

六百有之勢是有是之勢是而入大蚤入秦大蚤奚待於魏

敬之說也言何必待魏敬之說乃不入秦耶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

有將將大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將大可以入而不入

與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辯也

具備

八曰今有弄蠡蒙繁弱於此而向一作無弦則必不能

中也弄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蠡蒙弄弟子也亦能百中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為弓

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

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

於鄆薄矣薄或作臺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畢豐伊尹嘗居

於庖厨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

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

術也子賤孔子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

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

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

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

不善子勉歸矣勉猶趣也二吏歸報於君報魯君也曰宓子不

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

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吏邑也此臣所以辭

而去也魯君太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

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

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發遣而令之亶父告宓子

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也有便於

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最宓子敬

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

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

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

取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宓子體聖人所舍

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
民間行聞夜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
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
行於遠宓子必行此術於魯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
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
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
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
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
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於有血氣者乎故凡
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說則信著之誠治則化行之聽言哀者不

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
其動人心不神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其化也



